

1992 全国中外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文集

文学理论：

回顾与展望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回顾与展望

'92 全国中外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文集

文集编委会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3

(豫)新登字 09 号

回顾与展望

'92 中外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文集

文集编委会编

责任编辑 叶 雨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河南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

河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 375 字数:26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 册

定价:10.00 元

ISBN7-81018-279-X/I·78

目 录

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	钱中文(1)
关于建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几点意见	王元骥(14)
从多元并存到综合超越——多视角、全方位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	宋 伟(26)
走向 21 世纪的中国文艺学——论思想解放与文艺学的建设	李衍柱(39)
从“意识形态本性论”到“审美意识形态论”——评近年来关于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论争	张来民(55)
文艺学的逻辑起点和核心范畴	何国瑞(83)
走向科学的文艺学	张 辉 赵宪章(97)
构架·模型·范例:文艺学范式论	金元浦(104)
孔子与柏拉图的文艺思想及其对中西文学发展影响比较	戚文卿(117)
中西古典现实主义之比较	郁 沅(133)
再谈“兴”与“隐喻”——中西诗学比较	曹 风(146)
从艺术的起源看文学形象的演化和发展	李伟昉 钟 萌(155)
文艺创作作为审美价值的生产活动	杜书瀛(161)
中国古典悲剧心理	高 楠(175)
论艺术灵感	孔建英(188)
空白与矛盾——阅读模式新探	胡亚敏(196)
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与市场价值——兼评一种观点	夏 芒(203)
关于文学史方法论体系的建构	钟优民(216)

渴望突破的契机——评陈鸣树的《文艺学方法论概论》

.....	许 明(229)
方法论的磨砺.....	张云鹏(242)
认识 20 世纪	毛崇杰(255)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片论——兼谈建设有当代中国特色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陶水平(271)
赫拉普钦科文艺思想概评.....	吴晓都(285)
哲学与诗——德里达解构理论一瞥.....	陆 扬(298)
附:	
·92 全国中外文学理论学术讨论会纪要	金元浦(311)

文学理论：回顾与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钱中文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大潮，对我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学观念的更新，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使文学理论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而充满生机。如果要对十多年来的文学理论研究做个初步的评价，我以为可以这样说，成绩很大，问题不少，这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关于十多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我在《主导·多样·鉴别·创新》一文中已有所勾勒，需要今后进一步地研究与讨论。在下面，我想谈一下成绩问题，这是还未有人进行评论的。我以为用“成绩很大”来概括十多年文学理论的研究还是实事求是的。回想五、六十年代，文学理论方面出版过何其芳的《文学艺术的春天》，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巴人的《文学论稿》，茅盾的《夜读偶记》，几篇被批判的论文，如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此外还有大量大辩论、大批判的理论文章和文集，但它们作为极“左”思潮的反面材料而永远留在历史上了。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十余年，可以说是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大发展时期，这时期佳作迭出，硕果累累，实应令人刮目相看。

首先，在近十多年间，我国学者自行编选出版了一套马克思主义作家论文学艺术的丛书，出版了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作家文艺思想、理论的专著与文集，而且愈往后发展也愈为系统与深入。近

期有狄其骢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艺术哲学》，陆贵山、周忠厚主编的《马列元论导读》，它们思路有所变化，视野也较为开阔。何国瑞的《艺术生产原理》一书，抓住以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应用于文学艺术，围绕“艺术生产”论证发挥，自成一说。此外还有李衍桂的《马克思主义典型学说史纲》以及他与李戎合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概论》等。陈晋的《毛泽东与文艺传统》，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虽然书中有的概括不必完全同意。这些著作开始摆脱过去的注释与解释而有所深入，这对于文艺学的进一步建设是很有意义的。

其次，在文学理论方面，可以说是一派繁荣景象。这时期文艺学与美学发生了交叉，不少美学家都涉足文学理论，他们的著作滋养了我国年轻的文学理论工作者。八十年代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叶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普遍采用，它们立论严谨，知识性强。由于这些著作完稿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末出版时虽有修正，但仍不免带有旧时的深刻痕迹。八十年代末，王春元的《文学原理——作品论》、杜书瀛的《文学原理——创作论》、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出版。文艺理论界认为，三书体例上不甚平衡，但“结构恢宏，角度新颖”，比之过去的文学理论著作有较大的突破，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观察上有所创新，“体现了八十年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新水平和新平和新成果”。在文学理论专题性论著方面，可以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百花竞放的景象。较有系统和理论色彩的，有胡经之的《文艺美学》，该书中外理论结合，颇有深度和特色。孙绍振的《文学创作论》有关形象、智能、形式等篇写得有新意，朱立元、王文英的《真的感悟》，探讨了文艺真实的多层次结构，较一般论述有所深入。徐岱的《艺术文化学》评析了文学研究的多种角度。八十年代，一些专题如典型、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等问题，受到我国学者广泛的注意。这方面的著作有蒋孔阳的《形象与典型》、杜书瀛的《论艺术典型》、陆学明的《西方典型理论发展史》、钱中文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彭启华的《现实主义反思与探索》等。刘再夏

的《性格组合论》在探索人的复杂性方面应予肯定，一些章节写得也有深度，但一些不同意见的文章所表现出的疑虑，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同时，文学主体性问题在八十年代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近百年来的西方文学理论一直围绕它探讨有关问题。张扬文学的主体性研究，正确的、辩证的理论导向，会使文学创作健康发展；那些脱离社会性的制约的抽象说教，会使主体性变成一种混沌的力量；而那种以种种规范来包围主体性理论，也仍然在限制主体性的创造力。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有王先需、范明华的《文学批评教程》，在这一领域里，该书几乎是一本唯一有系统性的论著。八十年代中后期，审美问题成为突出的理论问题。有的文章把审美引向纯美，大大缩小了美的内涵，而显示了真正价值的是王朝闻的《审美谈》与《审美心态》。作为艺术家，作者以其特有艺术敏感和丰富的材料，进行了开合自如的探讨，给人以很大启迪。有关文学审美问题的著作数量很多，其中有童庆炳的《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陆贵山的《审美主客体》、陈传才的《艺术本质特征新论》、王向峰的《艺术的审美特性》等，认识和角度都有别于过去。

八十年代中期出现过方法论热，论文不少。具有建设性意义的是85年扬州会议后编的《文艺理论方法论研究》和人大任文尔编的《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陈鸣树的《文艺学方法论概论》和赵宪章的《文艺学方法通论》。前两书是我国学者对西方各种文艺思潮、方法的评价，是消化后的吸收，与一些哗众取宠的介绍文章不同；后两书是对中外文学理论中各种学派的方法论评析，立意好，论证也颇见功力。

再次，我想谈一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古代文论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是个极为丰富的宝藏，研究成果十分突出。在这里我无法谈及古代美学的专门著作和一些文学体裁的艺术研究，以及断代文学批评史，而只能择其要者略加评说。十多年来，一些年老学者著述宏富。他们的论著都是长期积累的产物，所以思想精

深。钱钟书的《管锥编》、《七缀集》沟通中外古今，深广渊博，海内外学者对它们评价甚高。结合他过去的《谈艺录》等著作，一些人正在对它们展开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个“钱学热”。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完稿于文革前，积累了作者的多年心血，1979年出版，在当时理论建设尚属起步的阶段，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徐中玉的《古代文艺创作论集》中有关古代文论的一些范畴的研究，极有理论深度，论述深入浅出，读来饶有兴味。此外如敏泽的《形象·意象·感性》、王运熙的《中国古代文论管窥》、吴调公的《神韵论》、牟世金的《雕龙集》、张少康的《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郁沅的《古今文论探索》都各有开掘，富有真知灼见。我还想提及几部著作，它们写得很有理论特色，如褚斌杰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赵沛霖的《兴的源起》、孙昌武的《佛教与中国文学》、李炳海的《道家与道家文学》、施议对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等，它们或是深化了古代文论的理论范畴，或是扩大了古代文化的视野，都是值得称道的。不久前出版的周振甫的《中国修辞学史》是部修辞理论史，这是文学与语言的交叉学科，一部文艺性的修辞学史，是项首创性的工作。

八十年代古代文论学者出版了多部多卷本著作，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两卷本），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蔡钟翔、黄葆真、成复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五卷本）。这些著作大都取材宏富，立论精当，力求使这门学科系统化、科学化、理论化，并都超过了以往同类著作水平。它们从我国几千年的文论中，力图找出主导思想与脉络，以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学意识、观念、审美活动的本质特征的历史发展；同时对我国古代文学的范畴系统，对各时期的文学理论特征，作了多方面的描绘。当然，有的著作由于受到阶级斗争为纲的某些影响，也难免存在一些缺点。

第四，十多年来，文艺心理学的研究成绩斐然。由于这一领域长期处于空白状态，所以一旦开禁，就引使不少人去探索。短短几

年间,文艺心理学的翻译丛书就有几套,我国学者自行撰写的丛书也有几套。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论稿》开八十年代文艺心理学热的风气之先,后来作者在论稿的基础上出版了《文艺心理学概论》。较后滕守尧的《审美心理描述》,介绍了西方多种艺术心理理论,并用它们来探讨审美心理诸要素,审美心理过程等,还有高楠的《艺术心理学》。钱谷融、鲁枢元主编的《文学心理学教程》讨论了文学艺术家的个性心理结构,创作的心理过程,作品的心理分析,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欣赏的心理效应等写得有特色。童庆炳的《艺术创作与审美心理》着重探讨创作中的审美注意、审美知觉、审美感情、审美想象等,其中审美知觉、感情等探索很有新意。刘烜的《文艺创造心理学》多层次地探讨了文艺创造的心理要素、创造力、创作个性等课题。周宪的《走向创造的境界》,探讨了认识心理、情绪心理、动机心理、人格心理等,多侧面地探索了这门学课。还有其它这方面的著作,限于手头材料的不足,只好暂付阙如。

第五,在外国文学理论研究方面,我国学者撰写了一批学术著作,如袁可嘉的《现代派论·英美诗论》、吴元迈的《探索集》、《苏联文学思潮》、胡经之和张首映的《西方20世纪文论史》、陈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等,它们对不同外国文学流派思潮作了介绍、分析,有自己见解,持论公允。此外还有张隆溪的《20世纪西方文论述评》,刘庆璋的《近代文学理论史》、朱立元的《接受美学》、刘宁和程正民的《俄苏文学批评史》等。柳鸣九主编的《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中的《未来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意识流》、《20世纪现实主义》部分论述,资料翔实,说理深入,显示了我国研究外国文学理论的学者走向成熟。

最后是比较文学理论。近十年来我国学者编写出了多部比较文学理论著作,如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原理》等,它们介绍了比较文学的定义、历史、现状、类型研究、范围、对象、跨学科研究等方面的涵义。它们在界说方面不尽相同,但给人不少知识,显示了中国学

者在比较文学理论方面的认识与实绩。老一辈学者除上面提及的钱钟书的《管锥编》外,还有季羨林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杨周翰的《镜子与七巧板》。这些著作的部分篇章都涉及比较文学理论,中肯而富有新意。瞿世镜的《音乐、美术、文学》一书,通过意识流小说特征,沟通几种门类艺术研究,作了较有特色的跨学科比较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出版了好几部中西文论系统比较研究的著作。一部是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从中西艺术的本质、起源、思维论、鉴赏论进行比较研究。第二部是黄药眠、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二卷),这部著作分中西诗学背景比较编、范畴比较编、影响比较编,有些范畴对比得好,不失是部系统的、视界开阔的著作。第三部是卢善庆主编的《近代中西美学比较》,它比较研究了西方美学与中国近代美学的相互关系,确是抓住了一些特点。

我未把一些优秀的小说理论、诗歌理论以及美学著作列举出来,否则这份名单还要显得壮观。上面简要的回顾表明,十多年来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业绩是明摆着的,是不容忽视的。提及的著作,如果从总体上进行比较,可能在水平上是不平衡的,有的质量可能不是很高,但在本学科可能是重要的。与外国文学理论相比,我们可能缺乏自成一说、影响一个时期的理论派别。这里情况相当复杂,有客观的人文环境,也有主观条件。但有不少专题著作,就其论题独特性与理论深度来说,外国文学理论中也未见过,所以不好说我们什么都不如别人。当然自我感觉良好也是要不得的。一些著作可能本身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不足,但从总体上看,实在是瑕不掩瑜。短短十多年,大大胜过过去几十年。

九十年代的文学理论如何建设、发展呢?如何深入一步,使之丰富、前进,有所创新?

在我看来,我国文学理论在八十年代已经初步形成一个格局。这是一个在十多年的文学理论实践中自然形成的多向性格局。这

个格局的构成,第一个层面是各个单向学科,如马克思主义作家文论与问题的研究;基础理论的研究;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等同一层面学科的研究;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外国文论研究;比较文学理论研究。这些学科如前所说在十多年间已取得不少成绩,但是是初步的。如何深入一步?不少人都说文艺学科缺乏体系,没有学派。但是体系与学派并不是很容易建立起来的,体系、学派靠的是坚实的独到的理论见解和一系列的真知灼见。而坚实的、独到的理论见解和真知灼见的中心问题是范畴。一是要理清各种学科的范畴系统;二是要找到或建立学科的核心概念,即中心范畴。上面提及的多种学科,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一问题。中外文论中倒底各自有些什么范畴、基本范畴、核心范畴?需要进一步地清理。哪些范畴已经过时,哪些至今仍有其生命力,需要科学地阐释。有的学科,由于时代的变化,原有的范畴系统已经不适应了,需要调整与更新,如基础理论。有的学科如马列文论,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作为其核心范畴的指导思想,派生出了许多问题;随着认识的加深,恐怕也得进行调整与更新。至于如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文学符号学、文艺人类学等学科,尚属起步阶段,对各自的范畴与范畴内涵的理解,歧义性更大,更难一时确立下来。这一状态为我们提供了探索的机会。

这个格局的第二个层面是各种学科的横向交叉、相互渗透的研究。这在八十年代已有相当发展,并已初见成效。首先,我们看到在八十年代,美学不断在渗入文学理论和古代文论的研究,这使文学理论和古代文论的研究都有所提高。基础理论如果局限于本身,往往不易展开,不与美学思想结合起来,就不易揭示文学理论问题的深层内涵,就不能使个别理论相互联系、深化起来,系统起来。所以近几年出现的文艺美学这样的学科就不是偶然的了。文艺美学是文学理论与美学的中间物。在这里,美学的抽象原则被具体化了,应用于实践了,而文学理论则被提高,得到深化。预期这种

研究在九十年代还会继续下去,使文学理论与美学都获得发展。在我国古代文论研究中,不少范畴与古代美学范畴相通,有时几乎一致,出现了不少相同的范畴,好处是使理论得到了深化,更能深入这些范畴的内涵,缺点是带来不易界定的歧义性。但是这种研究毕竟推动了古代文论研究。其次,是文学理论与古代文论的融合。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必须融合古代文论,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有几个方面的困难需要克服。一是表现在最近几十年来,自引进了苏联的文学理论体系后,文学理论的研究始终是与我国古代文论的阐释相分离的;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是各选专业,不相往来,形成各自一套。二是由于十年来对我国古典遗产一直持警惕、轻视、批判态度,所以在很长时期内古代文论研究几乎无甚进展,直到八十年代才又复兴。古代文论蕴含十分丰富,关于文学、创作动因、心理、鉴赏、批评、接受等方面,有它自己的一套主张,如何清理出古代文论中的一些至今具有生命力的系列概念,使其获得大致公认的共识,使这些具有独创性的范畴与当今没有被简单化的文学理论融合起来,整合成一个既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传统范畴又具有科学性的当代形态的文艺理论体系,这是令人十分向往的事。目前,有的古代文论研究工作者正在进一步探索古代文论的范畴与理论体系,古代文化的科学化、系统化、体系化,必然会推动与当代文论的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学理论形态。再次,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也是一种学科的渗透研究。这种研究可以是文学理论与其它审美形态如绘画、音乐理论的综合研究,也可以是与非审美形态如政治、伦理、哲学、社会学的综合研究。还可以与自然科学某些部门借用其理论、方法的综合研究,从中形成一些新学科。建立这种新学科是相当困难的,主要是这不仅要要有厚实的文学理论知识,同时也要具备确切的自然科学知识。既缺乏对文学理论本身的深刻研究,对其它学科、自然科学又一知半解,就大谈新学科的建设与创造,极可能变为一种学术浮燥,口气老大,成果很小,因为综合

别人的理论还不是新学科的真正建设。当然,这不妨害一些人细致、踏实地去做这项工作。

学科相互渗透的横向理论研究,扩大了理论研究的范围,多方面地揭示文学本身的特征,它的种种特殊规律。

这个格局的第三个层面是中外文论的融合研究。各个学科本身的深入研究是必要的基础研究,不可或缺,但是还要有沟通中外、理论互补的探索,以使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更具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规律,进而提出新的理论见解,建构新的理论思想。文学理论需要更新,我们不能几十年如一日,围绕着一一些现成的,实践证明已陈旧的观念团团转,还在那里自得其乐。文学理论固然是一种阐释工作,同时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但是新的理论、新的学说都是在前人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可能凌空蹈虚,一蹴而就。沟通中外,理论互补,说的是要充分掌握人类所创造的有用的东西,一是用以激活自己的思想,从中得到启迪,形成新的设想。几十年前,苏联文艺理论思想曾给人以启迪,但现在可以看到,它们并不是完完全全的马克思主义的,其中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机械论的东西甚多。而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西方文艺理论,谬误自然不少,但提出了为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鄙视的、不屑一顾的多种理论问题,在好些方面探及了后者所未曾接触过的地方。不审视这些理论,不有目的吸收它们,文学理论何以丰富自己,谈何更新?特别是熟悉过去苏联文学理论的人,要改造自己的理论思维模式;当然,改造并不是否定过去一切,而是为了使理论更加适应于文学发展,少一些用那种残缺不全的知识写成的文章,来教训知识比你丰富的读者。二是沟通中外,理论互补,必然要进行中外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通过范畴的相互比较,体系的相互比较,达到把握某些现象的规律性。自然,首先要弄清楚不同国家的文学理论中的范畴内涵,充分了解产生这些理论范畴的不同社会、文化背景、文艺实践的独特性。其次是找到这些理论范畴的

可比性。进而发现不同理论现象的共同性,即单个理论范畴的规律性现象,范畴的规律性现象。在比较研究中,常有比附现象出现,这主要是由于对不同国家文学理论的范畴内涵缺乏深入了解的缘故,引起理论界反感的主要是这类现象。三是沟通中外,理论互补,通过激活思想,探知不同文学理论中的某些规律性现象,进而进入全面把握,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以至新的理论体系,或是新的文学理论体系,或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十分不足。这是由于体系的建构,必然要涉及文学本质等等大问题。一些人以为与其这些问题说不清楚,限制又多,不如多研究具体问题,少谈或不谈主义、体系。我以为在沟通中外,理论互补的基础上,具体文艺问题要研究,主义、体系问题也要深入探讨。19世纪中期以前,到黑格尔,西方哲学、文学理论、美学从柏拉图的传统开始,进行了众多体系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条路线,在各个领域构筑了众多的思想体系,这种影响一直延伸到我国文学理论之中,但一些人往往使之简单化、庸俗化。另一种方式是自19世纪康德的主体性哲学兴起以后,西方实证主义的学科得到飞速发展。在美学、文学理论领域里,不少研究者一改过去的方式。他们比较不注意无所不包的体系而倾向于具体的审美经验的研究。这类研究,与各种哲学思想相呼应,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审美经验论、文学理论派别,以至文学理论体系。其实,我国古代文论,多半是一种审美经验的研究,是很有特色的。只是到了本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文学理论传入我国后,研究者才纷纷从文学本质的定性开始来探讨文学问题。我认为,具体的文学审美经验的研究十分需要;它的特点是能够促使研究者深入问题。范畴具体,较易概括和写出新意,提出新观点。同时,体系、主义的研究同样需要,这是一种对文学总体的把握,没有这种总体的把握,具体的文学审美经验的不易得到深化,比如文学批评史的撰写就是如此。又如文艺心理学的研究,缺乏从文学理论上的总体把握,容易陷入纯心理现

象的研究。总之,沟通中外,广采博取,融会古今,能够为体系与文学审美经验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走向多样与创新。

但是要使这个格局得到健康的发展,使之走向多样与创新,还有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解放思想,与实际结合,更新观念。

解放思想与坚持、发展的方针并不矛盾。文艺学中的各个学科,应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它的一些基本原则,反对前十年中不时出现的任意歪曲、否定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错误倾向。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有一个如何理解、研究的问题。第一,由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指导,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内涵被前苏联与我国有关方面规定得十分狭窄。有的文章把马列文论看成是文学理论发展的终极,以为文学中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只需运用、娴熟地摘录就够了,够我们用上几百年了。不少阐释文章主要是重申原来的观念,以为这就是坚持与发展。而对原来的观念,实际上又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这本是正常的,但都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是马克思的代言人。这种唯我独革的文风早就应当改一下了。第二,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一些人对“文艺的功能、文艺的目的和文艺的标准,存在着片面的理解”。他们习惯于把文艺看成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阶级斗争的手段。一旦出现错误倾向,就组织大批判。一些人习惯于五一六十年代的方式,以为这样做声势浩大,但实际上读者甚少。这里的复杂性在于错误文艺思想应当批评,有的文章说理批评,也属正常,但一些批评文章把不应否定的东西都否定掉了,问题被简单化,并且是越说越糊涂。其实,文艺的目的与功能要宽泛得多,而一些文章把它们狭隘化了。一味强调斗争、教育,几十年来的教训还不够吗?不少人不是为此一辈子失去自由、丢掉了身家性命的吗?文艺功能的单向化宣传,必然阻滞文艺创作的发展。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也表现在某些文章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上。西方文论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所以需要有鉴别地对待。但用唯心主义、资产阶

级玩意儿大帽子一盖，就算被你无产阶级、唯物主义批倒了，那可未必。因为学术问题要比这类大帽子复杂得多。历史常常显得很滑稽，一些彼时自称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响当当的无产阶级代言人，到头来一看，原来并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必须冲破不能适应时代的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自然要与现实发展结合起来。现实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特征。不承认这种变化，不承认新的时代特征，就必然害怕新思想，在自己划定的理论圈子里转来转去，从本本到本本，从摘引到摘引，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的错误阐释，当作唯一正确的东西，要人们遵循、服从、并且不允许有半点怀疑，理论创造与探索成了一些人的特权，所谓发展云云，完全成了一句空话。文学理论同样要面对现实，面对文学创作实践，探讨现实和文学创作相互作用而产生的问题。可以说，在当今商品经济愈来愈发展的时代，文艺理论中的问题层出不穷。一是不断在出现新问题，需要进行理论阐释；二是过时的理论范畴、规范，需要改造和扬弃；三是需要提出新的理论见解，使之影响创作实践，促进创作繁荣。此外还应面向世界文学理论与文学实际，了解其流变，吸收其长处，充实丰富我国文学理论与创作。

解放思想，结合实际，必然导致文学观念的更新。有的人认为更新文学观念不能提，只有坚守原有的文学观念。但是文学理论、创作实践的发展必然会冲破原有的观念，要求理论作出更为实事求是的阐明。例如关于文学的基本观念。马克思、恩格斯有过关于文学的本质问题的论述，但能否继续论述，使这一问题说得更为科学，事实是，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范围，由于理解角度的差异，所以阐释各有侧重，结论就有区别，这是应予承认的。有的著作从阶级斗争为纲的角度来阐述文学本质；有的则考虑到阶级斗争的重要因素，从文学自身的特征来规范文学本质。有的认为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本体存在，这种本体论不同于新批评以及其它什么形式